

李 達

LI KUI



施耐庵原著

本社节选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是从“水滸全傳”中把适合兒童看的有关李逵的故事节选来的。

內容包括：李逵斗浪里白条、劫法場、真假李逵、沂岭杀四虎、打死殷天錫、探穴救柴进等故事。

文內有較难懂的地方都稍加改动或加了注釋。

李 逵

施耐庵原著

本社节选

馬如璩裝幀

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：文7036 (初中)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1/8 字數 56000

1958年6月第1版

195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20000 定价 (3) 0.19 元

話說戴宗、宋江，两个坐在酒店閣子里，叫那卖酒的过来，安排酒果肴饌菜蔬来，就酒楼上两个飲酒。两个正說到心腹相爱之处，才飲得两杯酒过，只听楼下喧鬧起来。卖酒的連忙走入閣子来，对戴宗說道：“这个人只除非是院长說得他下。沒奈何煩院长去解拆則个。”戴宗問道：“在楼下作鬧的是誰？”过卖道：“便是平常同院长走的那个喚做鉄牛李大哥，在底下寻主人家借錢。”戴宗笑道：“又是这厮在下面无礼。我只道是甚么人。兄长少坐，我去叫了这厮上来。”戴宗便起身下去。不多时，引的那个人上楼来。宋江看見了，吃一惊。看那人生得如何？但見：

黑熊般一身粗肉，鉄牛似遍体頑皮。交加一字赤黃眉，双眼赤絲乱系。怒发渾如鉄刷，猙獰好似狻猊。李逵真勇悍，人号鉄牛儿。

宋江見了那人，便問戴宗道：“院长，这大哥是誰？”戴宗道：“这个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，姓李名逵。祖貫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。本身一个异名，喚做黑旋风李逵。他

乡中都叫他做李鉄牛。因为打死了人，逃走出来。虽遇赦宥〔注一〕，流落在此江州，不曾还乡。为他酒性不好，多人惧他。能使两把板斧，及会拳棒。現今在此牢里勾当〔注二〕。”李逵看着宋江，問戴宗道：“哥哥，这黑汉子是誰？”戴宗对宋江笑：“押司，你看这厮这么粗卤，全不識些体面！”李逵便道：“我問大哥，怎是粗卤？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要問‘这位官人是誰’便好。你却說‘这黑汉子是誰’。这不是粗卤，却是甚么？我且与你說知。这位仁兄，便是閑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。”李逵道：“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？”戴宗喝道：“咄！你这厮敢如此犯上，直言叫喚，全不識些高低！兀自不快下拜，等几时！”李逵道：“若眞个是宋公明，我便下拜。若是閑人，我却拜甚么！节級哥哥不要哄我拜了，你却笑我！”宋江便道：“我正是山东黑宋江。”李逵拍手叫道：“我那爷！你何不早說些个，也教鉄牛欢喜！”扑翻身軀便拜。宋江連忙答礼，說道：“壮士大哥請坐。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便来我身边坐了吃酒。”李逵道：“不奈煩小盞吃，換个大碗来篩。”宋江便問道：“剛才大哥为何在楼下发怒？”李逵道：“我有一錠大銀，解了十两小銀使用了，却問这主人家借十两銀子去贖那大銀出来，便还他。自要些使用。怎耐这主人不肯借与我。却待要和那厮相打，打得他家粉碎，却被大哥叫了我上来。”宋江道：“只用十两銀子去取，再要利錢么？”李逵道：“利錢已有在这里了，只要十两本錢去

〔注一〕 赦宥：寬恕了犯罪的人，停止懲罰。

〔注二〕 勾当：做事的意思。

討。”宋江听罢，便去身边取出一个十两銀子，把与李逵，說道：“大哥，你将去贖来用度。”戴宗要阻擋时，宋江已把出来了。李逵接得銀子，便道：“却是好也！两位哥哥只在这里等我一等。贖了銀子，便来送还，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吃碗酒。”宋江道：“且坐一坐，吃几碗了去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去了便来。”推开帘子，下楼去了。戴宗道：“兄长休借这銀与他便好。却才小弟正欲要阻，兄长已把在他手里了。”宋江道：“却是为何？尊兄說这話！”戴宗道：“这厮虽是耿直，只是貪酒好賭。他却几时有一錠大銀解了！兄长吃他騙了这个銀去。他慌忙出門，必是去賭。若还贏得时，便有的送来还哥哥。若是輸了时，那里討这十两銀来拜还兄长。戴宗面上須不好看。”宋江笑道：“院长尊兄，何必見外。量这些銀两，何足挂齿。由他去賭輸了罢。若要用时，再送些与他使。我看这人倒是个忠直汉子。”戴宗道：“这厮本事自有，只是心粗胆大不好。在江州牢里，但吃醉了时，却不奈何罪人，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。我也被他連累得苦。专一路見不平，好打强的人。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。”

宋江道：“俺們再飲两杯，却去城外閑玩一遭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弟也正忘了，和兄长去看江景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。如此最好。”且不說两个再飲酒，只說李逵得了这个銀子，寻思道：“难得宋江哥哥，又不曾和我深交，便借我十两銀子。果然仗义疏財，名不虛傳。如今来到这里，却恨我这几日賭輸了，沒一文做好汉請他。如今得他这十两銀子，且将去賭一賭。倘或贏得几貫錢来，請他一請也好看。”当时李逵慌

忙跑出城外小張乙賭房里來，便去場上，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，叫道：“把頭錢過來我博。”只兩次，李逵便輸了十兩銀子。便道：“沒奈何且借我一借。明日便送來還你。”小張乙道：“說甚么閑話！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。你明明地輸了，如何倒來耍賴！”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，口里喝道：“你們還我也不還？”小張乙道：“李大哥，你閑常最賭的直。今日如何这么軟骨头？”李逵也不答應他，便就地下擄了銀子，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，都摟在布衫兜里，睜起雙眼說道：“老爺往常賭直，今日权且不直一遍。”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，被李逵一指一交。十二三個賭博的，一發齊上，要奪那銀子。被李逵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。李逵把這伙人打得沒地躲處，便出到門前。把門的問道：“大郎那里去？”被李逵提在一邊，一脚踢開了門便走。那伙人隨後趕將出來，都只在門前叫道：“李大哥，你这么沒道理，都搶了我們眾人的銀子去！”只在門前叫喊，沒一個敢近前來討。李逵正走之時，只見背后一人趕上來，扳住肩臂喝道：“你这厮如何搶房別人財物？”李逵口里應道：“干你什么事！”回過臉來看時，却是戴宗。背后立着宋江。李逵見了，惶恐滿面，便道：“哥哥休怪！鉄牛往常只是賭直。今日不想輸了哥哥的銀子，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，喉急了，便做出這些事來。”宋江听了，大笑道：“賢弟，但要銀子使用，只顧來問我討。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，快還他。”李逵只得從布衫兜里取出來，都遞在宋江手里。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，都付與他。小張乙接過來，說道：“二位官人在上，小人只拿了自己的。這

十两原銀，虽是李大哥两博輸与小人，如今小人情愿不要他的，省的記了冤仇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只顧拿去，不要記怀。”小張乙那里肯。宋江便道：“他不曾打伤了你們么？”小張乙道：“討头的，拾錢的，和那把門的，都被他打倒在里面。”宋江道：“既是这样，就与他众人做将息^{〔注〕}錢。兄弟自不敢来了。我自着他去。”小張乙收了銀子，拜謝了回去。宋江道：“我們和李大哥吃一杯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，是唐朝白乐天古迹。我們去亭上酌三杯，就觀江景。”

宋江道：“可于城中买些肴饌之物带去。”戴宗道：“不用，如今那亭上有人在里面卖酒。”宋江道：“这样时却好。”当时三人便望琵琶亭上来。到得亭子上看时，一边靠着潯阳江，一边是店主人家房屋。琵琶亭上，有十数付座头。戴宗便拣一付干净座头，讓宋江坐了头位。戴宗坐在对席。肩下便是李逵。三个坐定，便叫酒保鋪下菜蔬果品海鮮按酒之类。酒保取过两樽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，开了泥头。宋江縱目一觀，看那江上景致时，端的是景致非常。

当时三人坐下，李逵便道：“酒把大碗来篩。不奈煩小盞吃。”戴宗喝道：“你不要做声，只顧吃酒便了。”宋江分付酒保道：“我两个面前放两只盞子，这位大哥面前，放个大碗。”酒保应了下去，取只碗来，放在李逵面前。一面篩酒，一面鋪下肴饌。李逵笑道：“真个好个宋哥哥，人說不差了！便知我兄弟的性格！結拜得这位哥哥，也不枉了！”酒保斟酒，連篩了五七

〔注〕 将息：将养休息的意思。

遍。宋江因見了這兩人，心中歡喜，吃了几杯，忽然心里想要魚辣湯吃。便問戴宗道：“這里有好鮮魚么？”戴宗笑道：“兄長，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？此間正是魚米之鄉，如何沒有鮮魚？”宋江道：“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。”戴宗便喚酒保，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。頃刻造了湯來。宋江看見道：“美食不如美器。雖是個酒肆之中，端的好整齊器皿。”拿起箸來，相勸戴宗、李逵吃。自也吃了些魚，喝了几口湯汁。李逵也不使箸，便把手去碗里撈起魚來，和骨头都嚼吃了。宋江看見，忍笑不住。再喝了两口汁，便放下箸不吃了。戴宗道：“兄長，一定是這魚腌了，不中仁兄吃。”宋江道：“便是不才酒后，只愛口鮮魚湯吃。這個魚真是不甚好。”戴宗應道：“便是小弟也吃不得，是腌的不中吃。”李逵嚼了自碗里魚，便道：“兩位哥哥都不吃，我替你們吃了。”便伸手去宋江碗里撈將過來吃了，又去戴宗碗里也撈過來吃了。滴滴点点，淋一桌子汁水。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头都嚼吃了，便叫酒保來分付道：“我這大哥，想是肚飢。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吃。少刻一发算錢還你。”酒保道：“小人這里只賣羊肉，却沒牛肉。要肥羊尽有。”李逵听了，便把魚汁劈臉潑將去，淋那酒保一身。戴宗喝道：“你又做甚么！”李逵應道：“無耐這厮無禮，欺負我只吃牛肉，不賣羊肉與我吃。”酒保道：“小人問一聲，也不多話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去，只顧切來，我自還錢。”酒保忍氣吞聲，去切了二斤羊肉，做一盤將來，放在桌子上。李逵見了，也不謙讓，大把抓來，只顧吃。拈指間，把這二斤羊肉都吃了。宋江看了道：“壯

哉，真好汉也！”李逵道：“这宋大哥便知我的意，吃肉不强似吃鱼！”戴宗叫酒保来问道：“却才鱼汤家生甚是整齐，鱼却腌了不中吃。别有甚好鲜鱼时，另造些辣汤来与我这位官人醒酒。”酒保答道：“不敢瞞院长說，这鱼端的是昨夜的。今日的活鱼，还在船内，等鱼牙主人〔注一〕不来，未曾敢卖动，因此未有好鲜鱼。”李逵跳起来道：“我自去讨两尾活鱼来与哥哥吃。”戴宗道：“你休去，只央酒保去回几尾来便了。”李逵道：“船上打鱼的，不敢不与我，直得甚么！”戴宗拦当不住，李逵一直去了。戴宗对宋江說道：“兄长休怪，小弟引这等人来相会，全没些个体面，羞辱杀人！”宋江道：“他生性是这样，如何教他改得！我到敬他真实不假。”两个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乐。

却說李逵走到江边看时，見那渔船一字排着，約有八九十只，都纜系在綠楊树下。船上漁人，有斜枕着船艄睡的，有在船头上結网的，也有在水里洗浴的。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，一輪紅日，將及沉西，不見主人来开仓卖鱼。李逵走到船边，喝一声道：“你們船上活鱼，把两尾来与我。”那漁人应道：“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来，不敢开仓。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。”李逵道：“等甚么主人！先把两尾鱼来与我。”那漁人又答道：“紙也未曾燒，如何敢开仓？那里先拿鱼与你！”李逵見他众人不肯拿鱼，便跳上一只船去。漁人那里拦当得住。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，只顧便把竹笆篾一拔。漁人在岸上只叫得：“罢了！”李逵伸手去艫〔注二〕板底下一絞摸时，那里有一个鱼在里面。原来那大江里渔船，船尾开半截大孔，放江水出入，养着

活魚，却把竹笆簾拦住。以此船仓里活水往来，养放活魚。因此江州有好鮮魚。这李逵不省得，倒先把竹笆簾提起了，将那一仓活魚都放走了。李逵又跳过那边船上，去拔那竹簾。那七八十漁人，都奔上船，把竹簾来打李逵。李逵大怒，焦躁起来，便脫下布衫，里面单单系着一条棋子布捎儿。見那乱竹簾打来，两只手一駕，早搶了五六条在手里。一似扭葱般都扭断了。漁人看見，尽吃一惊，却都去解了纜，把船撑开去了。李逵忿怒，赤条条地拿两截折竹簾，上岸来赶打行販，都乱紛紛地挑了担走。正熱鬧里，只見一个人从小路里走出来。众人看見，叫道：“主人来了。这黑大汉在此搶魚，都赶散了漁船。”那人道：“甚么黑大汉，敢如此无礼！”众人把手指道：“那厮兀自在岸边寻人厮打。”那人搶将过去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吃了豹子心，大虫胆，也不敢来攪乱老爷的道路〔注三〕！”李逵看那人时，六尺五六身材，三十二三年紀，三柳掩口黑髯，头上裹頂青紗万字巾，掩映着穿心紅一点鬚儿，上穿一領白布衫，腰系一条絹胳膊〔注四〕，下面多耳麻鞋，手里提条行秤。那人正来卖魚，見了李逵在那里橫七豎八打人，便把秤递与行販接了，赶上前来大喝道：“你这厮要打誰？”李逵也不回話，輪过竹簾，却望那人便打。那人搶入去，早夺了竹簾。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头发，那人便抱他下身，要跌李逵。怎敌得李逵水牛般气力，直

〔注一〕 魚牙主人：管魚鮮交易的。

〔注二〕 艚：大船叫艚。

〔注三〕 道路：此处的意思是事情。

〔注四〕 胳膊：装錢物的口袋。

推将开去，不能够攏身。那人便望肋下踢得几拳。李逵那里着在意里。那人又飞起脚来踢。被李逵直把头按将下去，提起鉄锤大小拳头，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。那人怎生掙扎。李逵正打哩，一个人在背后匹腰抱住，一个人便来扯住手，喝道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”李逵回头看时，却是宋江、戴宗。李逵便放了手。那人略得脱身，一道烟走了。戴宗埋怨李逵道：“我教你休来讨鱼。又在这里和人厮打。倘或一拳打死了人，你不去偿命坐牢！”李逵应道：“你怕我连累你，我自打死了一个，我自去承当。”宋江便道：“兄弟休要论口，坏了义气。拿了布衫，且去吃酒。”李逵向那柳树根头拾起布衫，搭在胳膊上，跟了宋江、戴宗便走。行不得十数步，只听的背后有人叫骂道：“黑杀才，今番来和你见个输赢！”李逵回转头来看时，便是那人脱得赤条条地，露出一身雪练也似白肉，头上除了头巾，显出那个穿心一点红俏髻儿来。在江边独自一个，把竹篙撑着一只渔船赶将来。口里大骂道：“千刀万剐的黑杀才！老爷怕你的不算好汉！走的不是好男子！”李逵听了大怒，吼了一声，撇了布衫，抢转身来。那人便把船略攏来，靠在岸边。一手把竹篙点定了船，口里大骂着。李逵也骂道：“好汉便上岸来！”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搠，撩拨得李逵火起，托地跳在船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人只要诱得李逵上船，便把竹篙望岸边一点，双脚一蹬，那只渔船一似狂风飘败叶，箭也似投江心里去了。李逵虽然也识得水，却不甚高明。当时慌了手脚。那人也不叫骂，撇了竹篙，叫声：“你来！今番和你定要见个输



羸！”便把李逵胳膊拿住，口里說道：“且不和你厮打，先教你吃些水。”两只脚把船只一晃，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。两个好汉，扑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里去。宋江、戴宗急赶至岸边，那只船已翻在江里。两个只在岸上叫苦。江岸边早拥上三五百人在柳阴树下看。都道：“这黑大汉今番却着道儿〔注一〕。便挣扎得性命，也吃了一肚皮水。”宋江、戴宗在岸边看时，只見江面开处，那人把李逵提将起来，又淹将下去。两个正在江心里面，清波碧浪中間，一个显浑身黑肉，一个露遍体霜肤。两个打做一团，絞做一块。江岸上那三五百人貪看，沒一个不喝采。

当时宋江、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里揪扯，浸得眼白，又提起来，又納下去，何止淹了数十遭。宋江見李逵吃亏，便叫戴宗央人去救。戴宗問众人道：“这白大汉是誰？”有認得的說道：“这个好汉，便是本处卖魚主人，喚做張順。”宋江听得，猛省道：“莫不是綽号浪里白条的張順？”众人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！”宋江对戴宗說道：“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营里。”戴宗听了，便向岸边高声叫道：“張二哥不要动手，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。这黑大汉是俺們兄弟，你且饒了他，上岸來說話。”張順在江心里見是戴宗叫他，平常却也認得，便放了李逵几分，早到岸边，扒上岸来，看着戴宗，唱个喏〔注二〕道：“院长休怪小人无礼！”戴宗道：“足下可看我面，且去救了我这兄弟上来，却教你相会一个人。”張順再跳下水里，鳧将开去。李逵正在江

〔注一〕 着道儿：碰到对头，倒霉的意思。

〔注二〕 唱喏：古时，作揖时口里說頌詞，叫唱喏。

里探头探脑，假掙扎鳧水。張順早鳧到分际，帶住了李逵一只手，自把两条腿踏着水浪，如行平地。那水浸不过他肚皮，淹着臍下，摆了一只手，直托李逵上岸来。江边看的人，个个喝采。宋江看得呆了。半晌，張順、李逵都到岸上，各自扒将起来。戴宗見李逵喘做一团，口里直吐白水。戴宗道：“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。”張順討了布衫穿着。李逵也穿了布衫。四个人再到琵琶亭上来坐下。戴宗便对張順道：“二哥，你認得我么？”張順道：“小人自識得院长。只是无緣，不曾拜会。”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：“足下日常曾認得他么？今日倒冲撞了你。”張順道：“小人如何不認的李大哥。只是不曾交手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也淹得我够了。”張順道：“你也打得好了。”李逵道：“这样便和你两折过了。”戴宗道：“你两个今番却做个至交的弟兄。常言道：‘不打不成相識。’”李逵道：“你路上休撞着我。”張順道：“我只在水里等你便了。”四人都笑起来。大家唱个无礼喏。戴宗指着宋江对張順道：“二哥，你曾認得这位兄长么？”張順看了道：“小人却不認得。这里亦不曾見。”李逵跳起身来道：“这哥哥便是黑宋江。”張順道：“莫非是山东及时雨鄆城宋押司？”戴宗道：“正是公明哥哥。”張順納头便拜道：“久聞大名，不想今日得会。多听的江湖上来往的人，說兄长清德，扶危济困，仗义疏財。”宋江答道：“量小可何足道哉！前日来时，在潯阳江上，得遇令兄張橫，修了一封家書，寄来与足下。放在营內，不曾帶得来。今日便和戴院长并李大哥来这里琵琶亭吃三杯，就觀江景。宋江偶然酒后思量些鮮魚湯醒

酒，怎当的他定要来討魚。我两个阻他不住。只听得江岸上发喊熱鬧。叫酒保看时，說道：“是黑大汉和人厮打。”我两个急急走来解劝。不想却与壮士相会。今日得遇三位，岂非天幸。且請同坐，菜酌三杯。”再喚酒保，重整杯盘，再备肴饌。張順道：“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吃，兄弟去取几尾来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依例納錢。”張順道：“既然得遇仁兄，事非偶然。兄长何故見外，如此說錢！”李逵道：“我和你去討。”戴宗喝道：“又来了！你还吃的水不快活！”張順笑将起来，拉了李逵手說道：“我今番和你去討魚，看別人怎样。”两个下琵琶亭来，到得江边。張順略哨一声，只見江面上漁船都撐攏来到岸边。張順問道：“那个船里有金色鯉魚？”只見这个应道：“我船上来。”那个应道：“我船里有。”一霎时却聚攏十数尾金色鯉魚来。張順选了四尾大的，把柳条穿了。先教李逵将来亭上整理。張順自点了行販，分付小牙子去把秤卖魚。張順却自来琵琶亭上陪侍宋江。宋江謝道：“何須許多，但見一尾，也十分够了。”張順答道：“些小微物，何足挂齿。兄长食不了时，将回行館〔注一〕做下飯。”两个序齿〔注二〕，李逵年长，坐了第三位，張順坐第四位。再叫酒保討兩樽上色酒来，并些海鮮按酒果品之类。四人正飲酒間，張順分付酒保，把一尾魚做辣湯，用酒蒸一尾，教酒保切鱠。四人飲酒中間，各叙胸中之事。正說得入耳，只見一个女娘，年方二八，穿一身紗衣，来到跟前，深深的道了四个

〔注一〕 行館：住处。

〔注二〕 序齿：論年齡。

万福。

那女娘道罢万福，頓开喉音便唱。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許多豪杰的事务，却被他唱起来一搅，三个且都听唱，打断了他話头。李逵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跳起身来，把两个指头，去那女娘子額上一点。那女子大叫一声，驀然倒地。众人近前看时，只見那女娘子面色似土，閉口无言。未知五脏如何，先見四肢不举。

二

酒店主人拦住說道：“四位官人，如何是好？”主人心慌，便叫酒保、过卖，都向前来救他。就地下把水噴，看看苏醒。扶将起来看时，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。因此那女子晕昏倒了。救得醒来，千好万好。他的爹娘听得說是黑旋风，先自惊得呆了半晌，那里敢說一言。看那女子，已自說得話了。娘母取个手帕，自与他包了头，收拾了釵环。宋江見他有不願經官〔注〕的意思，便喚那老妇人問道：“你姓甚么？那里人家？如今待要怎样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不瞞官人說，老身夫妻两口儿，姓宋，原是京师人。只有这个女儿，小字玉蓮。因为家窘，他爹自教得他几曲儿，胡乱叫他来这琵琶亭上卖唱养口。为他性急，不看头势，不管官人說話，只顧便唱。今日这哥哥失手伤了女儿些个，終不成經官动詞，連累官人。”宋江見他說得本分，又且同

〔注〕 經官：告到官府。